

南海出版公司

狼 祸

张浩文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南海作家丛书

狼

祸

张
浩
文

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一九九五·海口

琼新登字 01 号

狼 祸

张浩文 著

总 经 理 霍宝珍
责任编辑 金 剑
封面设计 杨 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海南狮龙照排制版有限公司排版
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毫米 32 开 9.75 印张 175 千字
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442-0378-6/I · 69

定价:10.80 元

序

韩少功

去年海南开了一个小说讨论会，两位年轻小说家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和热烈讨论，张浩文便是其中之一。他陕西人氏，身材魁伟，声宏气旺，在文学理论的专业成果之外，在大啖羊肉泡馍和业余经营出租车和追赶着教训儿子之余，还出手了一篇又一篇关于故乡的小说，就像他一直迷恋着的关中辣椒、风沙、秦腔，还有闹社火时的锣鼓，热烈而响亮。他的创作不能说没有毛病，综合素质还有待增强，但笔下一些描写已颇能使人神往，多短句，用险字，色彩浓重，造型诡异，于紧要处总是能有声有色生龙活虎地入微，既有传统的古拙和简练，又有现代的武断和张狂，显示出作者对语言品质的敏感和叙述个性。

他多是写贫贱的小人物，写他们在黄土地这块广袤无垠的舞台上熬人生，有生存的苦斗，有心智的曲扭，还有悲情和壮怀的燃烧。如果说小说是生活的镜子，那么他这种小说似是一种透镜，穿透政

策、肤色、楼房、服饰、流行语言和热门话题——这些东西都太容易变换——而直指人类千万年来的某种终极和永恒，将生命恒态赤裸裸地显示在焦点下。这种小说不是思想的剖示，不是新闻的猎奇，也不大有轻歌曼舞或马戏杂耍的愉悦。它只是拓展一种视野，一种使人们超越有限现实环境的视野。在这些远眺的作者们看来，不管活在什么时空环境中的人都还是人，都在面临着生存的天问——这是更为重要和更不应回避的现实。

小说不仅仅是一种体裁和形式，本身就隐含着某种意识形态，比如关注小人物，就一直是小说的传统之一。小说家们因此也一直顶着社会良知的桂冠。这种传统也许源于18、19世纪欧洲贵族叛逆者们人道主义的道德自省和道德自救——那正是现代小说的成熟期，一部部小说都弥漫着悲悯，大师们总是习惯在贫民区汲取激情。时至今日，工业与民主潮卷全球，贵族与悲悯俱往矣。散发出滋补品气味的市民社会消解了旧式的文化专制等级，同时也带来了精神的缺血症。几乎过剩的文化消费中，道德自救逐渐让位于欲望解放，对小人物的悲悯逐渐更多地置换为对大人物的仰慕——或是仰慕名伶，导泄着人们对性的欲望；或是仰慕政要巨商，导泄着人们对权势的欲望。不难看出，这正是消闲小报的作为。小说在今天的危机，当然在于手法和技巧，在于它必须在电子产业面前调整自己的位置和功能；但小说的危机更在于小报化社会心态的四面铁

壁，从贵族社会里突围出来的小说，正艰难地移植于市民社会的冷土。

一个人都追慕大人物的时代，一个人都追慕大人物并因此对贫贱和屈辱装聋作哑的时代，大人物也就成了橡皮人，不管抹上多少油彩戴了什么假发，顶多也只能成为支撑时装的商业设备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正显示出一个优质大人物减产的时代迎面而来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农家孩子无意对形形色色的橡皮人作媚，他情愿回过头去，眷顾和表现着他的父老乡亲，眷顾和表现着他的情感家园，因此不论他手法如何变异，也无论他的变异是成功还是失败，他无疑在承传着某种真正的小说精神，守护着古典的神圣。应该说，他比很多畅销小说更能代表小说，是这个时代人数越来越少的小说家之一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东西是要不断变化的，很多东西是永不变化的。这是我在读小说时突然想到的一句老生常谈。

目 录

序	韩少功 (1)
一方水土	(1)
剃头匠	(24)
卦	(45)
驴换	(67)
河边的故事	(85)
师道	(127)
狼祸	(192)
牛祸	(232)
黑烟	(281)
痛苦：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——张浩文小说论	赵康太 (294)
为了开始的终结——《狼祸》后记	(305)

一方水土

一、杀猪的麻杆

那件血案后半个月，渭河扁担桥上趑趄趑趄过来一个人。

刚下一场雪，大槐树村锃白瓦亮。黑丑一身皂衣，在龙王庙前的大槐树下吊嗓子：

呀——呀——啊——啊——

包龙图端坐开封府——

得得仓，仓当啷当仓。绕槐树提袍甩袖，吹须瞪眼，架式威武凛然，却不料有人挡了包相爷的驾。

正得意处煞了车，黑丑就有几分恶气，张口就骂：“驴……驴日的——”黑丑结巴，情急之时更不通畅，脸憋得涨红如牛卵。抬头一看，却见面前是一位生人，十八九岁年纪，细长的身材挂一副褡裢，就把后面的脏话咽回去，问：“娃家，有……有啥事？”

那人问：“这是大槐树村？”

黑丑说：“正……是，找谁？”

那人说：“找猪。”然后一拍褡裢，里面的铁器叮当响，“杀猪的。”

年关将近，黑丑的肥猪正等着戳倒吃肉。大槐

树村人心良善，伤生害命之事无人愿为，杀猪的屠夫每年都要从外地请。

黑丑说：“来……来得好，跟咱……咱走。”

就进了村。

大槐树村人生活清苦，一年四季不见腥荤，就巴望着过年有几口肥油滋润喉咙。猪不是每家都养得起，而是全村各户轮流喂养，一家养猪，到年关杀了，全村人来买肉。轮到谁家，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，不敢稍有懈怠。既然是全村人之事，当然人人有责，村民们对猪无不关怀备至。但贫寒之人，拿不出有营养的食物去孝敬猪，只得在废弃之物上做文章。于是，除了每户的洗锅水都贡献给猪之外，全村男女老少，凡有屎尿，必急急于养猪人家入厕。

那人进了村，挑一孔破窑洞安了身。从饲养室抱些麦草铺在地上，黑丑又施舍了一条破麻袋当被子，就住下了。杀猪要择吉日良辰，这尚未到时候。

那一日拐七爷排一回麻钱，算好了屠宰的好日子，就由黑丑陪同前往破窑通告。老远听见嚯嚯之声，进门就见那人赤裸上身，叉开马步，弓背弯腰，将一把牛耳尖刀在巨如条凳般的磨石上蹭得吱吱铮铮。拐七爷一眼就认出那磨石是饲养室磨铡刀的。那人肋骨迸凸，青筋游动，咬牙切齿，身上汗水下滴，头上热气上浮，那一屈一伸之间，牛耳尖刀在磨石上刮出道道白印。

俩人见了，都吸一口凉气。

那人停了动作，顺手捞起一根胳膊粗细的硬柴，

一刀劈击，划分两节，然后将刀收入褡裢，问：“定了日子？”

拐七爷说：“腊月二十八。”

那人阴阴一笑，说：“好。”

拐七爷说：“娃家，还没问你尊姓大名，该咋称呼？”

那人说：“手艺人吃百家饭行万里路，天为父地为母，衣食住行全靠主顾，客随主便，无所谓姓甚名谁，愿称呼什么都行。”

拐七爷脱口而出，说：“麻秆。”

那人说：“叫得好！”

麻秆杀猪，叫大槐树村人大开眼界。

别人杀猪，得找几位帮手，将猪捉住缚好，捺于案上，然后再动家伙。麻秆却是单人独刀杀跑猪。

麻秆先让黑丑将猪从圈中赶出，尾随其后，趁其不备，倏然一刀，旋下猪尾巴。那猪凄然长嚎，负疼奔逃。麻秆甩脱棉袄，赤膊执刀在手，于后健步如飞，赶在狂奔如箭的猪侧，一刀剥掉一耳，然后又跃过其背，一刀剥掉另一耳。那猪失尾无耳，顿显光溜，滴三条血线在地上，更哭声震耳，几近疯狂。麻秆紧赶几步，于侧面飞起一脚，将猪踢倒。在此一霎间，只见寒光一闪，麻秆大呼一声“嗨”，那刀已送进猪胸腔，连手肘没入皮肉，胳膊旋转一周，猛然拔出，未等热血喷出，双膝咯噔跪地，嘴贴刀口，恰好接住那喷出之物，连喝三口，然后以手抹

嘴，脸上鲜血淋漓，身上五花六道，刀刃上的血滴滴嗒嗒，入黄土嗞然有声，其状如厉鬼。

大槐树村人面如土色，无不骇然。如此杀法，旷古未闻。一头猪养大，大槐树村人耗费多少精神，见如此凌迟惨状，顿生恻隐之心，但慑于麻秆的声势，无人敢出一声。

麻秆把牛耳尖刀扎在木凳上，高声吆喝：“入水。”就有七八个精壮后生围上来，把那尚在抽搐冒血的死猪抬到一口大锅前，投进沸水中。

麻秆双手叉腰，站在一边指挥众人烫猪拔毛。如有手脚不灵便抑或方法不当者，麻秆便破口大骂：“日你先人！”一猪烫完，帮手几乎骂遍，大槐树村的列祖列宗，无一幸免，村人敢怒不敢言。

最后一道工序是开膛破肚。那白光光的秃猪被倒悬于槐树下，麻秆口衔尖刀，手提木棒来到跟前，以刀在猪肚上划一寸许小口，然后嘴对刀口往里吹气，胸腔一张一弛，腹部一放一收，脸憋得紫红，眼球暴凸，那猪徐徐涨大。双手亦同时动作，一手抡木棒击打猪的四肢，使气流通畅，一手运刀刮去未净的韧毛。双手的动作，全不用目视，却配合默契，灵巧自如。一心三用，不见丝毫慌乱。

那猪膨大如鼓，麻秆以舌抵住气口，然后将木棒在抬头之际猛然插入刀口，堵住气流，又未等气流沿刀口木棒的缝隙泄出，一刀从猪肛门迅疾划向脖颈，猪肚沿中线訇然爆裂。麻秆当啷一声扔了刀棒，双手扒开猪胸，把那温热的肥油捧出一掬，仰

头咝溜溜吸入腹中。

这套动作，一气呵成，紧凑流利，节奏分明，俨然一出舞蹈。大槐树村人齐齐喝一声：“好！”

麻秆却似力气用尽，脸色腊黄，赤红的双眼恶狠狠一瞪大槐树村人，于地上拣起猪尾巴，提了牛耳尖刀摇摇晃晃回寒窑。

拐七爷一拍大腿，说：“狗日的麻秆，神了！”就急忙召集众人商议，要留麻秆长住。反正渭河滩上有的是荒地，多一人无非是用镢头多扒拉几下，破窑也是废弃的宅基，况且大槐树村确实离不了杀猪的人。

众人没有异议。

麻秆从此就成为大槐树村的长住户。

这一住就是 20 年。

昔日的后生，今天已是年近 40 的汉子。麻秆更瘦了，身上已不见皮肉，只有那一根根历历分明的骨头纵横交错，支撑着硕大的头颅。腰弯了，头发白了，但杀猪的技艺却臻于化境。

麻秆的名声在渭河一带如雷贯耳，但他却从不杀大槐树村以外的猪，即使别人高薪厚礼，也从不为之动心。

20 年间，大槐树村已繁衍衍成一大村，由原先的 10 户增至 20 户。

20 年一个轮回，今年又该黑丑喂猪，一头肥嘟嘟的肉猪在圈中听候判决。

杀猪那天，大槐树村人又蜂拥于大槐树下，等待着一年一度的精彩演出。

日上三竿，从村巷中走来了麻秆。他赤裸上身，肩挂褡裢，一手执牛耳尖刀，腋下夹一卷黄麻纸，一手提一条麻绳，上面串联着 19 条猪尾巴。

众人闪开一条路，让他进了场子中央。他把黄麻纸铺于地上，将 19 条猪尾巴置于纸上。

大槐树村人面露疑色，不解其意。

麻秆紧了紧腰带，就吆喝黑丑去圈中放出猪来，那猪不知死期将临，逶迤而来。麻秆见猪，精神为之一振，眼中即刻放出凶光，操刀上前，立马旋下猪尾巴，那猪猝不及防，受此重创，即负痛狂奔。麻秆也不追赶，把刚割下的猪尾巴也置于黄麻纸上，然后从容卷成纸筒，用麻绳缚紧。那猪已跑出百十米远，麻秆运一口气，疾步撵上，左跳右跃，剁掉猪的双耳。

与以往不同，麻秆这次又出新招。他先于猪的一侧抡刀劈过，那猪一侧的前后腿于胯部被齐齐斩断。它颓然倒地，仰面朝天，等那一侧的前后腿刚蹬向空中，又被麻秆一刀削下。那猪此时如一条装满粮食的麻袋横卧地上，尖利的嚎啕之声，让人耳膜刺痛。

麻秆却不动手，转回身来向村人讨一根纸烟点上，蹲在那猪跟前，细细欣赏猪的滚动和哀号。

大槐树村人被这血腥的场面惊呆了，女人娃娃都紧闭双眼，汉子后生的双腿瑟瑟发抖。

等过足了瘾，麻秆再次操起家伙，一刀结果了猪的性命，就大声骂：“日你先人，都是死人，还不赶紧烫猪！”

众人如梦初醒，在麻秆的吆喝声中开始了劳役。当大槐树村人各代的祖先被麻秆轮流辱骂了一番之后，一条洗刷干净的白猪也被吊在了大槐树下。

开膛破肚之后，麻秆忽执刀在手，双目灼灼，指着围观的大槐树村人绕场一周，厉声高呼：“狗日的你们听着，爷爷从今往后不侍候了！”

说完，将一手置于木凳上，牛耳尖刀抡圆了砍下去，只听见咔嚓一声，4根手指已落于地上，鲜血呼啦啦喷涌而出。麻秆面不改色，只有额头沁出一层细汗。

大槐树村人瞠目结舌，愣如木桩。只有拐七爷还有几分活气，急忙从身上的开花棉袄上扯下一把棉花，点火烧成灰，给麻秆按在伤口上，又从身上扯下一块布，给他包扎，这才止了血。

麻秆也不道谢，却指着地上仍蠕动如昆虫的断手指对拐七爷说：“给我包好。”

拐七爷连忙又扯下一块布，把那4根断指拣起来码整齐包了，装进麻秆的褡裢中。

麻秆接过褡裢，把牛耳尖刀装一头，裹猪尾巴的黄麻纸装一头，挂于肩上，踉踉跄跄向渭河滩奔去。

大槐树村人不知所措，就稀里糊涂跟了去。麻秆来到一个土包前，双膝跪倒，把那麻纸筒取出来，

用火点着了，立马散发出一股焦臭。然后磕一个响头，砰然有声，一行浊泪潸然而下。

麻秆痛哭流涕，口中念叨：“爹，儿来祭奠您的亡灵。看好了，20条猪尾巴是20个猪首级，儿给您报了仇。20年杀了20头猪，大槐树村每户都挨过儿的刀子。儿粗通文墨，知道杀人国法不容，况且儿也没有杀人的胆量，只好以猪代人。爹，您老人家千不该万不该，即使饿死，也不该沦为盗贼，让人看低了您。偷盗虽不该死罪，但您也是咎由自取，只不过大槐树村人是太歹毒了些。儿20年来残害生灵，杀猪都是恶杀，自知罪孽深重，已自残手指，也算是两抵了。杀父之仇，不可不报，儿苦挣苦熬20年，今天总算了此夙债，尽到了后辈的孝心。儿要走了。”

说完，又连磕响头，如鸡啄米，额颅上早已血肉淋漓，站起来朝土包一揖到地，然后指着身边众人，说：“大槐树村人，咱们两清了。”就背了褡裢，向扁担桥走去。到桥上，从褡裢里掏出牛耳尖刀，抛于渭河水中。

大槐树村人头皮一阵发紧，目送麻秆过了扁担桥，消失在一片芦苇丛中。

黑丑豁然开朗，记起了20年前的那件血案：

寒冬腊月，有一乞丐深夜偷猪，以酒浸泡过的馒头扔于猪圈，猪吃后酩酊大醉，乞丐负猪出村，被拐七爷家的狗扯住不放。村人从梦中惊醒，见状怒不可遏，木棍石头一顿痛打，不料失手将人打死。念

其可怜，村人出资置棺木葬于渭河滩。

被偷的猪正是黑丑养的。

二、唱戏的黑丑

黑丑不黑不丑，又白又俊，起如此贱名，是为了糊弄阎王小鬼，不致于被早早招去阴间作童男童女。关中风俗，贱名可以保人长寿。

黑丑天生是唱戏的料。拐七爷说：“狗日的黑丑，刚从他妈肚子钻出来，那哭声活脱脱就是秦腔的哭音大板。”稍大一点，跟他爹十乡八村去看戏，台上生旦净末唱过的戏文，他只要听过一遍，即能烂熟于心，回家把土炕当戏台，唱得有板有眼。

他爹有心送他去戏班，怎奈戏子是贱业，类如娼妓，族人不允，况且他有从娘胎里带来的毛病：结巴。唱腔可以如行云流水，但一遇道白就磕磕绊绊。他爹叹息说：“糟踏了材料。”

黑丑长到十七八岁，就驴高马大一条汉子。农活忙罢，闲来无事，就去清涧镇。那镇上有一戏班，天天排练，黑丑就在院墙外静听，间或扒上墙头偷看一阵。戏班排戏，不让外人观看，怕的是别的戏班偷戏。有时黑丑入了境，在墙根下一蹲就是一天，饿了啃几口冷馒头。有时高兴，就模仿某个角色，拉开架势比比划划一阵，时常忘了回家，让他爹颠十几里路把他拽回去。

方圆几十里，就清涧镇有戏班子，班主曹大头，

优伶世家，吃这碗饭已有五代。到曹大头这一辈，运气不顺，人丁乏继，就只有一个女儿，芳名宝莲。女儿从小受其父调教，早早就唱了花旦，她长得如花似玉，千媚百娇，扮相更是颠倒众生。一时间，渭河流域就流传着一句话：“宁吃宝莲鼻痂（鼻屎），不吃香脆梨瓜。”

凡曹大头的戏班子演出，无论路途远近，黑丑是场场不拉。黑丑不光看戏，还要充当护场子人。关中农村唱戏，无固定剧院，或麦场或野地，用木板搭成台子即可演出。露天唱戏，台下没有设定的座位，观众自带板凳椅子。凡唱戏，先到台下坐定的必是老汉老婆、娃娃女人，他们于开演前几个时辰就先来占地盘，怕晚了挤不进去。而后生汉子，一般是算定了时间，到快开演才入场。他们来得晚，却要抢好地盘，必然到处拥挤，搞得台下四处不稳。外边人往里挤，里边人死命抗拒，实在受不了，坐不住，就轰然而起，顿时全场大乱，人挤人，人踩人，人压人，哭爹叫娘。这种情形，关中人叫“加起来”。有时戏唱到妙处，或演员功力不济，观众兴奋抑或愤怒，也会出现这种场面，若处置不当，就会有踏死人的惨剧。所以每逢唱戏，主顾必请若干名身强力壮的后生汉子来维持秩序，这叫护场子。

开戏的锣鼓敲响，护场子人手持一根丈许长的粗竹竿，分布于台下四周坐席和站席的分界处，以阻隔晚来的青壮们向坐席侵入。太平时就看戏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横了竹竿敲敲骚动处，加以弹压。如